

清代野記

卷上

清代野記例言

一本記以咸同光宣四朝之事居多，初名四朝野記，茲以四朝未能并包，故易今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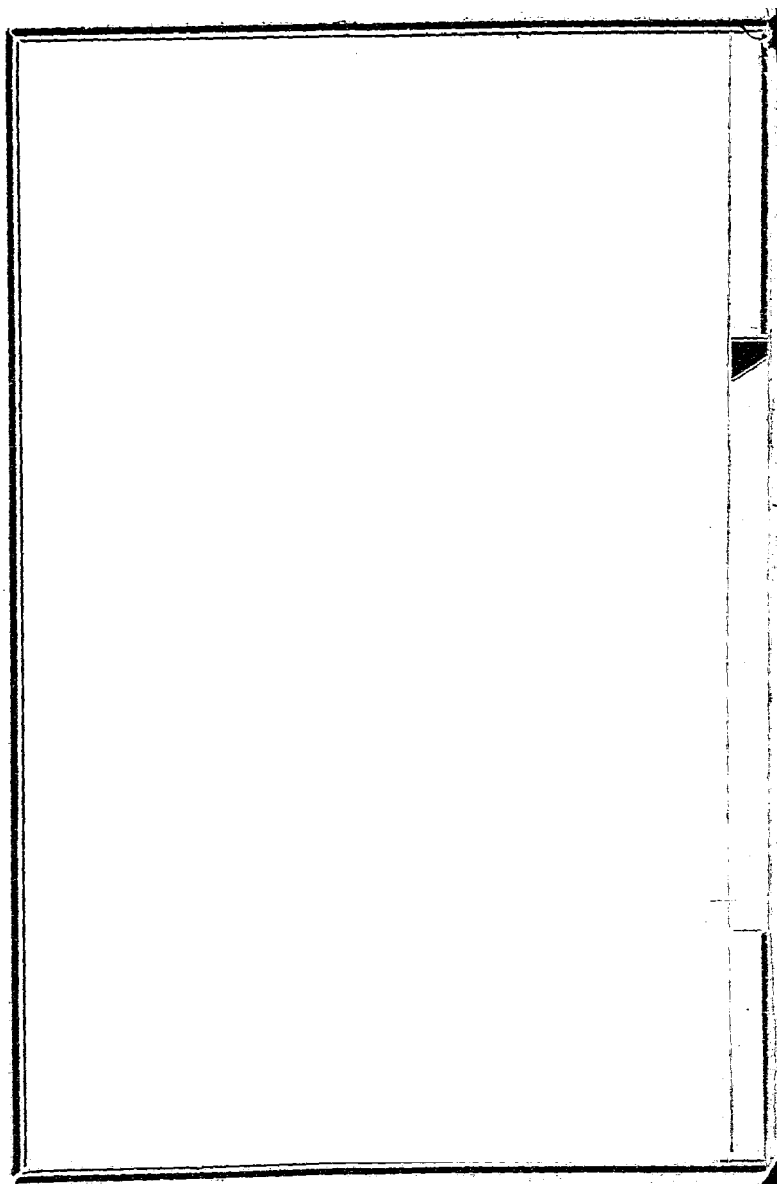
一凡朝廷社會京師外省，事無大小，皆據所聞所見錄之，不爲鑿空之談，不作理想之語。

一所聞之事，必書明聞於某人，或某人云。

一前清之事，有聞必錄，不分先後，故有咸豐朝之事而錄於光緒後者。

一此記中近三十年事，所聞所見，當時有所忌諱而不敢記者，今皆一一追憶而錄之。

一仿明代祝枝山先生野記而作，祝記言有明一代之事，此則爲有清一代之事，而詳於咸豐已後。



清代野記卷上目錄

親王秉政之始

文宗密諭

滿漢輕重之關係

肅順重視漢人

文宗批答一

文宗批答二

詞臣驕慢

彭玉馨有革命思想

天誅星使

滿臣之懵懂

白雲觀道士之淫惡

敬事房太監之職務

躡蹠回婦

皇帝扮劇之賢否

詞臣導淫

皇帝患淫創

琴工張春圃

畫史繆太太

慈禧之侈縱

載徵之淫惡

管劬安之寵倖

慈禧之濫賞

毅皇后之被逼死

親貴誘搶族姑

皇室無骨肉情

翁李之隙

李文忠致謗之由

安維峻劾李文忠疏

金梅生之鑽營

疆臣擅殺洋人

場前中進士

萬歷媽媽

滿人吃肉大典

費恭人全節

太和門六庫

庫兵肛門納銀

內監直言被誅

八歲女生兒

優伶俠義

優伶罄資助賑

蠢僕食黃瓜

夏徵舒是先祖

冒認丈夫

要錢勿要命

野蠻時代之專利特許

考職之大獄

權相預知死期

文字之獄

吳人知兵二則

湘淮軍之來歷

李元度喪師

不利狀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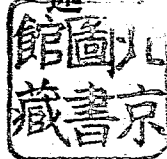
MG
2242.1
112



3 2168 1985 8

清代野記卷上

梁溪坐觀老人編述



親王秉政之始

清祖制。親王皇子等母得干預政事。與大學士相見行半跪禮。稱老先生。如兼師傅者。或稱老師。自稱或門生。或晚生。從未有稱大學士之別號。如嗣醇王載灃呼李文忠曰少荃者。當文宗崩。穆宗孩提。天下又不靖。慈安柔順不敢負重任。慈禧位卑又恐不孚人望。思得一重望之親貴佐理之。於是廷議推奕訢爲議政王。總理軍機大臣。此本爲權宜之計。非永遠定制也。奕訢既議政。本有百官總己之權。於是向之以老先生老師稱大學士者。遂一變而爲官稱。如稱李文忠爲李中堂。左文襄爲左中堂。猶不敢龐然自大。直呼其別號者。而大學士

之對於奕詝。則自稱晚生矣。奕詝去位。親貴執政爲定例。以迄于亡。

文宗密諭

清文宗在熱河。臨危之際。密授朱諭一紙與慈安后。謂某如恃子爲帝。驕縱不法。卿卽可按祖宗家法治之。及文宗崩。慈安以之示慈禧。殆警之也。而慈禧慄慄危懼。先意承志。以事慈安。幾於無微不至。如是者數年。慈安以爲其心無他矣。日者慈安嬰小疾。數日。太醫進方不甚效。遂不服藥。竟愈。忽見慈禧左臂纏帛。詫之。慈禧曰。前日葭汁中曾割臂肉一片同煎。聊盡心耳。慈安大傷感。泣而言曰。吾不料汝竟如此好人。先皇帝何爲尙疑汝哉。遂取密諭面慈禧焚之。嗣是日漸放肆。語多不遜。事事專權。不與慈安協商。慈安始大悔。然已無及矣。光緒二年春夏間。京師忽傳慈禧大病。不數日。聞死者乃慈安。而慈禧愈矣。或曰慈禧命太醫院以不對症之藥致死之。喪儀甚草草。二十七日後一律除孝。慈

禧竟不持服。大臣進御者仍常服。國母之喪如此。誠亙古未有也。予時在京師。主光侍御宅。故知之。

滿漢輕重之關係

清初定鼎以來。直至咸豐初年。各省督撫滿人居十之六七。自洪楊倡亂。天下分崩。滿督撫殉節者有之。而敢與抗者無有也。會文宗崩。廷議請太后垂簾。恭親王輔政。乃變計汰滿用漢。同治初。僅一官文爲湖廣總督。官文罷。天下督撫滿人絕迹者三年。逮英果敏升安徽巡撫。亦碩果耳。當同治八九年間。十八省督撫提鎮。爲湘淮軍功臣。占其大半。是以天下底定。各國相安。成中興之業者。十三年。及恭王去位。瞽瞍秉政。滿人之饑復張。光緒二十年後。滿督撫又遍天下矣。以迄於宣統三年而亡。恭王可謂識時務之俊傑哉。

肅順重視漢人

重漢輕滿者。非漢人也。滿人也。以肅順之驕橫。而獨重漢人文士。搜羅人材。汲汲不可終日。亦不可解。其對於滿員。直奴隸視之。大呼其名。惡語穢罵。無所忌。一見漢吏。立即改容致敬。或稱先生。或稱某翁。某老爺。其索賄也。亦惟滿人。若漢員之一絲一粟。不敢受也。豈若後來奕劻載洵輩。無人不收哉。是以人心未去。同治初元。猶有中興之望也。

文宗批答一

咸豐季年。天下糜爛。幾于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醕酒婦人自戕。其時有雛伶朱蓮芬者。貌爲諸伶冠。善崑曲。歌喉嬌脆無比。且能作小詩。工楷法。文宗嬖之。不時傳召。有陸御史者。相傳即常熟陸亦狎之。因不得常見。遂直言極諫。引經據典。洋洋數千言。文宗閱之。大笑曰。陸都老爺醋矣。即手批其奏云。如狗啃骨。被人奪去。豈不恨哉。欽此。不加罪也。文宗風流滑稽如此。予丙子在京。合肥龔引

孫比部爲予言。龔亦狎蓮芬者。

文宗批答二

相傳殉難浙撫王有齡之父。爲雲南昆明知縣。伏法兩江總督何桂清之父。卽爲王之簽稿門丁。有謂何實王之血胤。事屬曖昧。不敢妄斷。惟王有齡幼時讀書署中。桂清亦伴讀。聰穎異常。十五歲所作舉業。老成不能更一字。欲就試而無籍。乃謀之昆明紳士。占籍就試焉。入泮食餼鄉舉。聯捷成進士入翰林。年甫十八耳。未幾躋顯要。任封疆。亦僅三十餘也。咸豐九年。何爲江督。王有齡亦由捐納鹽大使。洊升至江蘇布政使。皆何力也。當杭城之初陷也。巡撫羅遵殿殉難。廷議難其人。何卽荐王可勝任。摺初上。文宗硃批。連書王有齡。王有齡。王有齡九字。不置可否。摺再上。批云。爾但知有王有齡耳。摺三上。言王如負委任。請治臣濫保之罪。於是始簡爲浙撫。杭城再陷。竟城亡與亡。可謂不負舉主。然舉

主竟不若也。漢陽陶新柏在何幕治摺奏事。後嘗言之。

詞臣驕慢

胡林翼爲鄂撫也。治軍武昌。所部以鮑超一軍爲最強。超壁城外。學使俞某。浙人而北籍。少年科第也。任滿將還京。林翼設筵餞之。以超功高望重。婦孺知名。延作陪客。不意俞蔑視之。終席不與交一言。席散。超怒甚。跨馬出城。謂左右曰。大眾散了罷。武官真不直錢。俞學使一七品耳。竟瞧不起我。這班人在朝中。我輩爲誰立功者。正忿忿間。林翼馳馬至。林翼於席間情形已了然。故超之出也。林翼亦尾之。至是謂曰。俞某少不更事。明日我面公訓飭之。特設負荆筵。請公明午降臨。使俞某陪客。公不可却。超諾之。明日仍三人。超賓位。俞陪位。林翼用翰林大前輩。十科以上稱大前輩。俞後胡十科也。面目直言訓斥。俞唯唯聽受。席終。林翼又曰。所謂不打不成相識。我三人何妨換帖。結爲兄弟。俞意猶躊躇。林翼怒視之。卽命

具紅柬。各書姓名籍貫三代。而互易焉。胡爲長。鮑次之。俞又次之。林翼謂超曰。如今俞某爲我輩小兄弟。卽有過可面訓。勿相芥蒂也。超亦唯唯。氣遂平。不萌他志矣。俞返京行至涿州。投井而死。或曰爲其母所逼也。

彭玉鑾有革命思想

安徽克復。彭玉鑾權巡撫。遣人迎曾文正東下。舟未抵岸。忽一急足至。眾視之。彭之親信差弁也。登舟探懷中出彭書。封口嚴密。文正携至後艙。其時內巡捕官倪人墀侍側。文正親信者也。及啓函。僅寥寥數字。且無上下稱謂。確爲彭親筆。云。東南半壁無主。老師豈有意乎。十二字而已。文正面色立變。急言曰。不成話。不成話。雪琴還如此試我。可惡可惡。撕而團之。納于口而咽焉。雪琴彭字也。人墀字爽軒。皖之望江人。後爲江蘇直隸州。言於歐陽潤生。潤生爲予言如此。

天誅星使

咸豐季年。胡林翼治軍武昌。不媚朝貴。有中以蜚語者。上遣錢寶青查辦。錢挾大欲而來。以爲所叅情節甚重。必可滿欲。及至鄂。胡照例待之。絕不使人關說。錢探之。胡曰。就地籌餉。就地練兵。不費國庫一文。不調經制一卒。請星使確查可也。錢大恨。遂懷一網打盡之計。一日者。送供給委員至行轅。見星使員役皆皇皇。問何故。皆曰。大人昨晚灯下寫覆奏。至今房門不開。而案上燈光仍閃爍。我輩不敢叩門也。候至午。仍無動靜。乃報胡。胡率司道府縣皆至。命叩門不應。三叩仍不應。命斧以入。大駭。則見錢伏案死。一奏摺尙未書畢。噴血滿紙。亟取出閱之。更大駭。蓋直誣胡鮑等有反意。將割據湘漢而自王也。胡歎曰。天有眼。天有眼。取血摺藏于懷。以暴卒聞。上亦不追究也。此事遂罷。設錢章入。縱朝廷不信其言。而胡鮑等之兵權削矣。胡鮑一去。大事尙可問哉。其時天心猶佑大清也。此儀徵張肇熊爲予言。肇熊父名錚。字鉄夫。當胡治軍時。隨布政理軍餉。

事。故言之甚悉。

滿臣之懵懂

予戊寅之夏再入都。留應鄉試。一日有一滿人同學者。邀飲萬福居。予後至。見首座爲一白鬚老翁。旁置一珊瑚冠。見予至。咸與爲禮。白鬚者吐屬舉止皆粗俗。不似大員身分。然甚謙。詢知予爲南省士子。則更謬爲恭敬。少間突然問予曰。聞前十餘年南方有大亂事。確否。予遂舉粵捻之亂略言之。彼大詫曰。如此大亂。其後如何平定。予曰。剿平之也。又曰。聞南方官兵見賊即逃。誰平之耶。予又舉胡曾左李諸人以對。皆不知。但曰奇哉奇哉。此數人果真能打仗者耶。予思此公並胡曾左李皆不知。豈山林中隱逸。不聞外事者耶。遂亦唯唯否否而罷。客散後。予特詢主人。始知此公名阿勒渾。在黑龍江爲副都統三十年。今告老還京。不識漢字。無論漢文矣。彼所行公牘。除滿文外。他皆不閱。故懵懂如此。

也。其一生長技。惟騎射耳。異哉。然此猶武人之在邊者。固不足責。乃有開坊翰林。生長京師。且係世族。又爲國史纂修。亦不知咸豐間事。其人名麟趾。

似是同治甲戌

林。當時僅二十餘歲。在館較對史傳。閱至羅澤南劉蓉等列傳。拍案大罵曰。外省保舉之濫。一至如此。羅澤南何人也。一教官出身。不三年竟保至實缺道員。記名布政使。死且請諡。劉蓉更豈有此理。一候選知縣。遂賞三品銜。署布政使。外省眞闇無天日矣。時同坐者爲陽湖惲彥彬。見其愈罵愈烈。萬無可忍。遂耳語曰。慎毋妄言。若輩皆百戰功臣。若非湘淮軍。我輩今日不知死所矣。麟曰。百戰何事。天下太平。與誰戰者。老前輩所謂湘淮軍何物耶。歸誰將軍統之耶。惲笑曰。卽與太平戰耳。南方大亂十餘年。失去大小五六百城。君不知耶。麟大詫曰。奇哉奇哉。何以北方如此安靜。所謂與太平戰。更難索解。惲曰。爾不知洪秀全造反。自稱太平天國耶。麟又曰。賊之事。我如何能知道。惲知其不足與言。遂

不答而出。出卽逢人道之。一時傳爲笑柄。此聞之張小傳方伯者。亦憚告之也。

白雲觀道士之淫惡

京師西直門外有白雲觀。每年元宵後。開廟十餘日。傾城士女皆往遊。謂之會神仙。住持道士獲貲無數。然猶其小焉者也。其主要在交通宮禁。賣官鬻爵。總管太監與道士高峒元盟兄弟也。峒元以神仙之術惑慈禧。時入宮數日不出。其觀產之富甲天下。慈禧又封峒元爲總道教司。與龍虎山正乙真人並行。其實正乙真人遠不如其勢力也。凡達官貴人妻妾子女有姿色者。皆寄名爲義女。得爲所幸則大榮耀。有杭州某侍郎妻絕美。亦拜峒元爲假父。爲言于慈禧。侍郎遂得廣東學差。天下學差之最優者也。此不過舉其一端耳。舉國若狂。毫無顧忌。觀中房闈數十間。衾枕簋具悉精美。皆以備朝貴妻女之來宿廟會神仙者。等閒且不得望見之也。

敬事房太監之職務

敬事房太監者。專司皇帝交媾之事者也。帝與后交。敬事房則第記其年月日時于冊。以便受孕之證而已。若幸妃之例則不然。每日晚膳時。凡妃子之備幸者。皆有一綠頭牌。書姓名于牌面。式與京外官引見之牌同。或十餘牌。或數十牌。敬事房太監舉而置之大銀盤中。備晚膳時呈進。亦謂之膳牌。帝食畢。太監舉盤跪帝前。若無所幸。則曰去。若有屬意。則取牌翻轉之。以背向上。太監下。則摘取此牌。又交一太監。乃專以駝妃子入帝榻者。屆時。帝先臥。被不復脚。駝妃者。脫妃上下衣皆淨。以大氅裹之。背至帝榻前。去氅。妃子赤身由被脚逆爬而上。與帝交焉。敬事房總管與駝妃之太監。皆立候于窗外。如時過久。則總管必高唱曰。是時候了。帝不應。則再唱。如是者三。帝命之入。則妃子從帝脚後拖而出。駝妃者仍以氅裹之。駝而去。去後。總管必跪而請命曰。留不留。帝曰。不留。則

總管至妃子後股穴道微按之。則龍精皆流出矣。曰留。則筆之于册曰。某月某日某時皇帝幸某妃。亦所以備受孕之證也。此宮禁中祖宗之定制也。若住圓明園。則此等儀注皆廢。可以隨時愛幸如人家然。然膳牌之遞仍照舊也。所以帝皆住園時多。必至年終始回宮。一至二月中。又幸園矣。覺羅炳半聾爲予言。炳言此猶沿前明宮禁之例。世祖因其可制子孫淫逸之行。遂因之。

糟蹋回婦

回疆霍集占之滅。掃穴犁庭。獻俘京師。霍集占夫婦皆下刑部獄。帝夙知霍妻絕色。一日夜半。直班提牢司員將寢矣。忽傳內庭有硃諭出。司員亟起視。則內監二人捧硃諭。命提叛婦某氏。司員大駭曰。司員位卑。向無直接奉上諭之例。况已夜半。設開封有變。且奈何。誰任其咎者。內監大肆咆哮。提牢吏曰。母已。飛馬請滿正堂示可耳。但得滿正堂一言。公可謝責矣。乃命吏馳馬抵滿尙書宅。

白其故。尙書立起。命吏隨至部。驗硃諭無誤。遂命開鎖。提霍妻出。至署外。蓋二監已備車久候矣。次日。召見大臣時。滿尙書將有言。帝知其意。卽強顏曰。霍集占累抗王師。致勞我兵力。實屬罪大惡極。我已將其婦糟蹋了。言畢大笑。嗣封爲妃。誕皇子數人。妃思鄉井。輒鬱鬱不樂。帝於皇城外建回回營。以媚之。周二里。一切居廬風俗服用。皆使回人爲之。特編二牛象以統其衆焉。牛象者。卽佐領也。又于皇城海內建寶月樓。爲妃之梳粧樓。高矗牆外。俾得望見回回營。以慰其思鄉之念。光緒初年。予偕數友遊南海。曾一登樓。樓上通連九間。壁上皆貼洋法所繪回疆風景圖。極精細。別無陳設。僅一大銅鏡高丈餘。寬五尺。以紫檀架陳之。如是而已。噫異哉。帝之縱慾敗度。可謂甚矣。設霍妻子侍寢之際。而扼殺帝。將如何。此所謂貪色而忘身也。亦炳半聾爲予言。

皇帝扮劇之賢否

自古以來。皇帝好俳優者。頗不乏人。如陳後主。後唐莊宗。皆是也。惟清帝之演劇。可覘人格之高下焉。當道光時。宣宗之生母尙存。帝於母后生日。則演劇以娛之。然只演斑衣戲。一闕耳。帝挂白鬚衣。斑連衣。手持鼗鼓。作孺子戲舞狀。面太后而唱。惟不設老萊父母耳。此猶足稱大孝孺慕之忱。千載下不能責之。至同治間。穆宗所演。則卑劣矣。穆宗好演戲。而又不能合關目。每演必扮戲中無足重要之人。一日演打竈。載撒扮小叔。載撒者。恭王奕訢之長子也。某妃扮李三嫂。而帝則扮竈君。身黑袍。手木板。爲李三嫂一詈一擊。以爲樂。等一演劇也。祖孫之人格。相去天淵矣。

詞臣導淫

穆宗朝。有翰林侍讀王慶祺者。順天人。生長京師。世家子也。美丰儀。工度曲。擅諂媚之術。初直南書房。帝愛之。至以五品官加二品銜。毓慶宮行走。寵冠同儕。

無與倫比。日者有一內監見帝與王狎坐一榻。共低頭閱一小冊。大監僞爲進茶者。逼視之。則秘戲圖。即豐潤縣所售之工細者。兩人閱之津津有味。旁有人亦不覺。此內監遂出而言于王之同列。同列羞之。相戒不與王齒。或又曰。帝竟與王同臥起。如漢哀董賢故事。是則未爲人見。不能決也。

皇帝患淫創

穆宗后。崇綺之女。端莊貞靜。美而有德。帝甚愛之。以格于慈禧之威。不能相款洽。慈禧又強其愛所不愛之妃。帝遂于家庭無樂趣矣。乃出而縱淫。又不敢至外城著名之妓寮。恐爲臣下所覩。遂專覓內城之私賣淫者取樂焉。從行者亦惟一二小內監而已。人初不知爲帝。後亦知之。佯爲不知耳。久之毒發。始猶不覺。繼而見于面。盞于背。傳太醫院治之。太醫院一見大驚。知爲淫毒。而不敢言。反請命慈禧。是何病症。慈禧傳旨曰。恐天花耳。遂以治痘藥治之。不效。帝躁怒。

罵曰。我非患天花。何得以天花治。太醫奏曰。太后命也。帝乃不言。恨恨而已。將死之前數日。下部潰爛。臭不可聞。至洞見腰腎而死。吁。自古中國帝王以色而夭者。不知凡幾。然未有死于淫創者。惟法國佛郎西士一世亦患淫創而死。可謂無獨有偶矣。

琴工張春圃

琉璃廠有琴工張春圃者。其爲人贛直而朴野。以彈琴爲士大夫所賞。慈禧欲學琴。聞其名。召入宮。授琴焉。據云。授琴之處。似是寢殿。正屋七大間。慈禧坐于極西一間。距西廂房甚近。彈琴處。卽在西廂房。張於宣召時。卽與內監約。不能跪彈。必須坐彈始成聲。皆許之。故不使之面慈禧也。設琴七八具。金徽玉軫。極其富麗。張取彈皆不合節。蓋飾雖美而材則劣也。旋聞慈禧云。可將我平日所用者付彼彈之。內監以授張。一落指。覺聲甚清越。連聲贊曰。好琴好琴。慈禧聞

之。卽命曰。旣他說好。卽叫他彈罷。於是竭其所長。似聞隱隱有贊美聲。闕終。稍憩。忽見有若乳母服飾者數人。携一童子來。衣服極華美。約十歲上下。見琴。卽以指撥其徽。或抽其軫。以爲戲。張阻之曰。此老佛爺之物。動不得。童瞪目視。旁一婦卽責張曰。你知他是誰。老佛爺事事都依他。你敢攔他。你不打算要腦袋了。更一婦人以目止之。遂不言。張是日出宮後。更宣召。則寧死不敢入矣。此春圃親爲人言者。春圃爲人狷介有志節。以貧爲廠肆傭。而琴法甚工。用是馳名于公卿間。當慈禧之召也。命內監傳語曰。你好好用心供奉。將來爲汝納一官。在內務府差遣。不患不富貴也。自見童子後。絕迹不入宮。同輩問之。張曰。此等齷齪富貴。吾不羨也。肅王隆勲在日。亦聞其名。召之至邸彈琴。月俸三十金。早來晚歸以爲常。張覺束縛不自由。亟欲擺脫而無策。一日暮雨。王曰。爾勿歸肆。卽宿府中可也。張不肯。王留之再。張曰。肆主不知。將以我爲宿娼也。王大怒。遂

之出。從此不復召。張頗欣欣以爲得計焉。一子不能世其業。有姊寡居。張迎養於家。事之惟謹。姊善兒醫。亦工琴。光稷輔侍御女公子曾延之教琴。午後來。一彈即歸。並茶飯皆不沾唇也。其狷介如此。張後以貧死。嗟乎。不慕富貴。不趨勢利。賢於士大夫遠矣。吾故表而出之。

畫史繆太太

光緒中葉以後。慈禧忽怡情翰墨。學繪花卉。又學作擘窠大字。常書福壽等字。以賜嬖倖大臣等。思得一二之代筆婦人不可得。乃降旨各省督撫覓之。會四川有官眷繆氏者。雲南人。夫宦蜀死。子亦孝廉。繆氏工花鳥。能彈琴。小楷亦楚楚。頗合格。乃驛送之京。慈禧召見。面試之。大喜。置諸左右。朝夕不離。並免其跪拜。月俸二百金。又爲其子捐內閣中書。繆氏遂爲慈禧清客。世所稱繆老太太者是也。間亦作應酬筆墨售于廠肆。予曾見之。頗有風韻。自是之後。遍大臣家。

皆有慈禧所賞花卉扇軸等物。皆繆氏手筆也。會慈禧六旬慶壽。先數日。忽問繆曰。滿洲婦人大粧。爾曾見之矣。我未見爾。漢人大粧果何如。繆對曰。所謂鳳冠霞帔是也。慈禧曰。慶祝之日。爾須服此。爲我陪賓。繆唯唯。卽於是日購冠帔服之。慈禧大笑不可仰。謂如戲劇中之某某也。至壽日。置繆氏於衆所屬目之地。衆滿婦人入宮叩祝者。皆見之。無不大笑失聲者。慈禧是日竟大樂。賞賚無算。而繆氏束縛直立竟日。苦不可勝言矣。滿人以漢人爲玩具如此。然當時朝中命婦聞之。莫不豔羨。以爲聖眷優隆。天恩高厚也。繆氏名素筠。母家姓未詳。

慈禧之侈縱

光緒初。恭王奕訢當國。事無大小。皆謹守繩尺。無敢恣越。其時三海雖近在宮禁。自庚申後。不免小有殘破。亦未嘗興修。每當慈安慈禧率帝后等幸海時。恭王必從。慈禧輒以言探之曰。此處該修了。恭王正色厲聲而言曰。喳。絕無下文。

慈禧亦不敢再言。慈安則曰：空乏無錢奈何。及慈安不得其死，遂內外交相媒孽。遂恭王出軍機，以瞽瞍繼任。於是迎合慈禧，先修三海，包金鰲玉棟於海中。金鰲玉棟，橋名也。橋之南北二牌坊，一曰金鰲，一曰玉棟。自清初以至光緒五十年，皆在大道旁，爲西城。越後門之大道，橋旁即承光殿，俗呼圓殿，又名圓城子。如一小城然。上有雉堞，中僅一殿，曰承光，亦不甚宏大。四圍配殿數十間而已。大玉甕即在此殿院內，以石亭覆之。亭柱四方，刻諸臣和御製玉甕詩。玉甕直徑三尺，弱外刻龍魚波濤之狀。甕內刻乾隆御製古風一篇，玉色若白，滑不留手，高約二尺，絕不知何代之物。攷見日下舊聞錄。時閻敬銘爲戶部尙書，閻舉庫中閑款無多，寡皆冊報。舊例：凡年終戶部冊報，僅各項正款。他如曆年查抄之款、罰款、變價之款，皆不呈報。一以恐正款有虧，以此彌縫。二堂上及庫官亦於此有小沾潤。閻掌戶部，此等雜款多報出七百餘萬。慈禧大喜。遂有興復圓明園之意。又有人奏言：修圓明園須三千餘萬，不如萬壽山地大而風景勝圓明。估計千餘萬足矣。乃定議修頤和園。設海軍衙門，以每年提出之海軍經費二百萬兩爲修園費。又開海軍報效捐，實銀七千兩，作爲一萬。

以知縣卽選。又得數百萬。亦歸入修園費。不三年。園成。慈禧率帝后宮眷等居之。自移園後。每日園用萬二千金也。園中設電燈廠。小鐵道。小汽船。每一處皆有總辦幫辦委員等數十人。滿員爲多數。甲午之敗。李文忠常恨恨曰。使海軍經費按年如數發給。不過十年。北洋海軍船礮甲地球矣。何致大敗。此次之敗。我不任咎也。誠然。憶光緒二年。予留京應試時。與友人遊三海者二次。三海以南海爲最。遍海皆荷花。海中有殿曰瀛臺。旁有儀鸞殿。予初遊時。見儀鸞左偏。有人借地燕會。盤解衣。高呼拇戰。殿門廊下。即砌行竈爲庖厨。予與諸友見之。不禁大笑。此亦禁地中亘古未見者也。瀛臺四圍皆水。一九曲板橋通之。壁上貼落卽字畫也皆清初三王真蹟。又有成親王寸楷赤壁賦一大幅。房闌曲折數十間。頗精雅。卽戊戌變政後幽德宗之處也。

載澂之淫惡

恭王奕訢之子載澂。淫惡不法。載澂病。奕訢大喜。日望其死。雖延醫製藥。不過掩人耳目而已。久之病革。左右以告。王曰。姑念父子一場。往送其終可耳。及至澂臥室。見澂側身臥南坑上。氣僅屬。上下衣皆以黑縐縐爲之。而以白絲線遍身繡百蝶。王一見大怒曰。即此一身匪衣。亦該死久矣。不顧而出。澂遂絕。當澂出入宮禁最密時。王深恐變作。會澂有劫婦事。遂囚之宗人府高牆。意在永禁。無何奕訢妻死。澂請於慈禧。謂當盡人子之禮。奔喪穿孝。乃特旨赦出之。

管劬安之寵倖

管劬安者。陽湖人。父營賈業。生計不甚厚。劬安好遊蕩。淫朋狎友。頻年徵逐。累耗父貲。顧其人小有才。面目姣好。且善繪事。工小曲。能爲靡靡之音。父以其不可教訓。遂之。劬安遂棄父母妻子。隻身隨同鄉入都。會如意館招攷畫工。劬安應試。膺首選。遂入館供奉。內廷太監時至館索畫。獨賞劬安。劬安又善逢迎。極

意結納。得內監歡。遂受知於李蓮英。蒙慈禧召見秘殿。面試之畫。大稱后意。驟升如意館首領。時入宮禁。且以江南淫靡之曲。爲慈禧奏之。此則北人爲有生以來所未聞也。后大喜過望。賞賚無算。命近侍爲之置家室。賞居廬于東華門外。劬安亦誓願鞠躬盡瘁以報。不南歸矣。十餘年來。積資數十萬。置商業于京師。及老留鬚。遂不恒入宮。當其盛時。宮中園中隨駕往來無虛日。后常以吾兒呼之。外人遂訛傳爲慈禧乾兒。其實非也。光緒季年。京師江蘇同鄉設畫會。劬安在會中。無錫吳觀岱曾見之。美須髯。疏眉朗目。頗有風致。令人想見張緒當年。

慈禧之濫賞

清例。內外臣僚。除內廷供奉如上南兩書房。及內務府外。非官至二品。不得賜福字。非年至五十。不得賜壽字。儀徵阮文達歸鄉後。名其居曰福壽庭。誌遭遇。

之隆也。乃慈禧不然。慈禧好觀劇。嫌南苑伶工無歌喉。南苑戲班皆太監爲之。宜其無嗓音也。遍傳外班。如譚鑫培。孫菊仙。汪桂芬。楊小樓等。先後皆入宮演劇。慈禧晚年最喜觀楊劇。每入宮。必携其幼女同往。一日演畢。慈禧特召楊携女入見。指案上所陳豬羊及一切餽飪之屬。謂之曰。皆以賜汝。楊跪地稽顙。即碰頭也。曰。奴才不敢領。問何故。楊曰。此等物。已蒙賞賚不少。家中無處存放。求老佛爺賞幾個字罷。慈禧曰。爾欲何字。聯耶扇耶。楊曰。求賞福壽字數幅。卽感恩不盡。言罷。復稽顙不已。慈禧頷之。立命以紙墨進。書大福字大壽字數方以賜之。並前所指案上各物亦並賜之。且云。此賞汝小女孩可也。楊乃率女謝恩出。嗚呼。一優伶耳。得臣僚所不易得之物。復稱家中無處存放。意若藐然。使臣下言此。卽以大不敬罪之矣。且率小兒女以觀九重。卽至親至近大臣。亦未易遇此。此等異數。不施之於朝士大夫。而施之于伶人。宜乎身死而國亦隨之矣。

毅皇后之被逼死

慈禧好觀劇。毅皇后每陪侍。見演淫穢戲劇。則回首面壁不欲觀。慈禧累諭之。不從。已恨之。謂有意形己之短。后美而端重。見人不甚有笑容。穆宗亦雅重之。每欲親近。后見上則微笑以迎。慈禧即加以狐媚惑主之罪。左右有勸后。后。慈禧者。否則恐有不利。后曰。敬則可。暱則不可。我乃奉天地祖宗之命。由大清門迎入者。非輕易能動搖也。有讒者言于慈禧。更切齒痛恨。由是有死之之心矣。然后無失德。事事按禮。知不欲帝近已。則亦遠帝。慈禧無隙可乘。會穆宗病。慈禧往視。或見后未侍疾。則大罵妖婢無夫婦情。后曰。未奉懿旨。不敢擅專。慈禧語塞。更恨之。及帝彌留之際。后不待召哭而往。問有遺旨否。且手爲拭膿血。帝力疾書一紙與之。尙未閱竟。忽慈禧至。見后悲慘。手拭帝穢。大罵曰。妖婢。此時爾猶狐媚。必欲死爾夫耶。皇帝與爾何物。可與我。后不敢匿。慈禧閱訖。冷笑曰。

爾竟敢如此大胆。立焚之。或曰言繼續事也。順手批其頰無數。慈禧手戴金指
甲。致后面血痕縷縷。帝爲緩頰。慈禧乃斥令退。不使之送終也。須臾帝崩。故后
以片紙請命于父。崇禎也父批一死字。殉節之志遂決。慈禧之殘忍淫凶無人理
如此。

親貴誘搶族姑

載激者。宣宗之孫。恭王奕訢之長子。羣呼之爲激貝勒者也。年少縱慾。狂淫無
度。一年夏間。率其黨遊十岔海。海故多荷。沿岸皆有茶座。賣蓮藕者亦沿岸布
地以售。激見隔座有一婦甚妖冶。獨坐無偶。屢目激。一若似曾相識而欲語者。
激見之。命其黨購蓮蓬一束贈之。且謂之曰。此大爺所贈。欲與爾相會可乎。婦
曰。吾家人雜。頗不便。請大爺擇一地可耳。激聞大喜。遂約至酒樓密室相會。從
此爲雲爲雨。已非一日。婦知爲載激。激不知婦爲誰也。一日激謂婦曰。吾兩人

情好如此。不得常相厮守。奈何。爾能歸我否。婦曰。家有姑有夫。勢必不行。無已。惟有刼我于半途可耳。且大爺刼一婦人。誰敢云爾者。激大喜。乃置金屋備器具。仍約婦于十岔海茶座間。率其黨一擁而上。刼之去。道路沸揚。以爲激貝勒搶奪良家婦女。不知其有約也。婦家甚貧。翁在日曾爲浙江布政使。辛酉杭城再陷。逃至普陀爲僧。而以殉難聞。得卹如例。子卽婦夫。閭冗不能自立。雖亦京曹官。然終身無希望者也。逮婦被刼。知爲載激所爲。益不敢控告。因忿而癩。終日被髮袒胸。徜徉于衢路間。口講指畫。述其苦楚而已。有日炳半。輦與予行西單牌樓間。遇之。指謂予曰。此卽載激所刼婦之夫也。婦爲宗室女。論支派。當爲載激族姑。奕訢聞之。囚激于高墻。卽此事也。箴倫絕理。行同禽獸。皇室固當如是乎。

皇室無骨肉情

清祖制。皇子生。無論嫡庶。一墮地。即有保母持之出。付乳媪手。一皇子例須用四十人。保母八。乳母八。此外有所謂針線上人。漿洗上人。燈火上人。鍋灶上人。至絕乳後。去乳母。添內監若干人爲諳達。所以教之飲食。教之言語。教之行步。教之禮節。至六歲。則備小冠小袍。鞋小靴。教之隨衆站班當差。教之上學。即上書房也。黎明卽起。亦衣冠從容而入乾清門。雜諸王之列。立御前。所過門限不得跨。則內侍舉而置之門內。則又左顧右盼。儀態萬方而雅步焉。皆諳達之教。育也。自墮地卽不與生母相見。每年見面有定時。見亦不能多言。不能如民間可以隨時隨地相親近也。至十二歲。又有滿文諳達教國語。至十四。則須教之以弓矢騎射。至十六或十八而成婚。如父皇在位。則羣居青宮。卽俗呼阿哥所也。如皇崩。卽率所生母並妻分府而居焉。母爲嫡后則否。蓋子已正位。卽奉爲太后矣。按自襁褓至成婚。母子相見迨不過百餘面耳。又安得有感情哉。皇女

得較皇子爲尤疏。自墮地至出閣。僅數十面。更可詫者。每公主出嫁。卽賜以府第。不與舅姑同居。舅姑且以見帝禮謁其媳。駙馬居府中外舍。公主不宣召。不滿共枕席。每宣召一次。公主及駙馬必用無數規費。始得相聚。其權皆在保母。則人所謂管家婆也。公主若不賄保母。卽有所宣召。保母必多方間阻。甚至責以無恥。女子多柔懦面軟。焉有不爲其所制者。卽入宮見母。亦不敢曲訴。勢分相隔。不得進言。卽言亦不聽。所以有清一代公主。無生子者。有亦駙馬側室所出。若公主先駙馬死。則逐駙馬出府。將府第房屋器用衣飾全數而入於宮中。除屋宇外。其入保母腰纏者。不可攷也。大抵清公主十人而九以相思死。清之公主。子女衆多而又夫婦相得如民間者。二百年來。僅宣宗之大公主。與其夫符珍耳。大公主之初嫁也。有所召。亦爲保母所阻。年餘不得見駙馬面。怒甚。忍而不言。一日入宮。跪宣宗前。請命曰。父皇究將臣女嫁與何人。帝曰。符珍非爾。

婿耶。公主曰。符珍何狀。臣女已嫁一年。未之見也。上曰。何以不見。女曰。保母不使臣女見也。上曰。爾夫婦事。保母焉得管。爾自主之可也。公主得命。回府。立斥保母。召符珍。伉儷甚篤。生子女八人。可謂有清以來。首屈一指。可見公主夫婦之相隔。帝並不知之。二百年來之公主。皆無此厚顏。故每每容忍。自傷以死。管家婆之虐待公主。尤甚於鴛之虐妓。然宮中不授以照應之權。彼亦不能作惡。特因照應二字。推波助瀾耳。不亦大可畏哉。不亦大可笑哉。吾甚與大公主。爲女中豪傑也。或曰。此二者亦沿明制。

翁李之隙

李文忠之督畿輔也。凡有造船購械之舉。政府必多方阻撓。或再四請。僅十准一二。動輒以帑絀爲言。其甚者。或且謂文忠受外人愚。重價購窳敗之船械。而不之察。故文忠致劉丹庭書。有云。弟之地位。似唐之使相。然無使相之權。亦徒

喚奈何而已。按其實。則政府齟齬之者。非他人。卽翁同龢也。同龢本不慊於文忠。因乃兄同書撫皖時。縱苗沛霖仇殺壽州孫家泰全家。同書督師。近在咫尺。熟視無覩。及爲人參劾。上命查辦。文忠時爲編修。實與有力焉。然亦公事公辦。並非私見也。同書由是革職遣戍。同治改元。始遇赦歸而卒。然同龢因此恨文忠矣。使非文忠有大功於國。使非恭王知人善任。恐亦將以罪同書者羅織而罪文忠矣。所以光緒初年。北洋治海陸軍。皆文忠竭力羅掘而爲之。及甲午之敗。文忠有所藉口。而政府猶不悟也。當時朝士無不右翁而左李。無不以李爲浪費。動輒以可使制挺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爲言。頑固乖謬。不達時務。衆口一詞。亦不可解。至因優伶楊三之死。而爲聯語云。楊三已死無蘇丘。楊崑李二先生是漢奸。昌言無忌。不辨是非如此。所以梁鼎芬以劾文忠革職。同年故舊皆以爲榮。演劇開筵。公餞其行。至比之楊忠愍之參嚴嵩。其無意識之舉動。真堪

發笑。可見當時朝士之昧於時局。絕無開通思想也。甲午之役。文忠已許給小村壽太郎銀百萬。令其退兵。小村已允。及小村入京。文忠不料其覲見時。對上言之。上大怒。翁又慙。謂文忠賣國。附翁者又謂日本小國何足畏。翁聽門生故舊言。一意主戰。臺灣之割。二萬萬兵費之賠。皆翁一人之力也。文忠憤激時。對人曰。小錢不花。要花大錢。我亦無法。嗚呼。自古大將盡忠報國。未有不爲羣嘗小所忌者。文忠猶幸不爲岳忠武第二也。

李文忠致謗之由

當光緒初元。予以應試進京。但聞人言李文忠。無不痛詈之者。無論上下社會之人。衆口一詞。竊以爲怪。按文忠得謗之由。自蘇紳起。當蘇州克復之日。大兵進城。僞忠王府有牌坊一座。上刊頌語。款列衆紳。如翁潘彭注等名。皆一時朝貴。合肥遣兵數百守之。不使拆。其實與名之人。非建坊之人。無賴小紳。借大紳

之名以媚僞王。合肥不知。以爲若輩竟暗通反寇。將窮治之。後察知其實。遂聽其拆毀。然而蘇人竟因此恨文忠矣。所不恨者。潘文勤耳。文忠口無擇言。亦不能爲之諱。光緒改元恩科。順天鄉試。適文忠因事入覲。公事畢。已請訓辭行矣。因榜期在邇。遂勾留數日以候之。屆期。文忠於賢良寺文忠入京處也設筵。邀同鄉顯貴數人。秉燭通宵以候報。至天明無一來者。遣人至順天府閱榜。安徽竟無一人。文忠頗怏怏。即大言曰。咸豐戊午。北闈不中吾皖一人。鬧出柏中堂大案。不要今年又鬧笑話罷。即登輿出城而去。此言傳于各主司之耳。豈能不恨乎。穆宗奉安之年。文忠照例辦皇差。內庭派出大臣。有靈桂者。亦大學士也。而文忠之走卒輿夫等。皆以爲中堂僅合肥一人耳。又安知京中尙有無數中堂者。至尖站處。靈桂輿夫將靈桂大轎停堂中。文忠輿夫曰。此我們中堂停輿地。爾何人敢停此。靈之人曰。我家亦中堂。且滿中堂。位在爾中堂上。李之人不服。大

罵曰。非我中堂。爾中堂尙有今日耶。遂交鬩。文忠聞之。命巡捕官傳語止鬪。且曰。讓讓他。讓讓他。不要惹動癩狗亂咬人。不是頑的。此言也。非指靈桂。乃暗指諸御史也。然靈桂聞之。豈有不恨之理。夫文忠尙能督畿輔二十年而不遭禍者。一由恭親王傾心相託。二由慈禧尙有舊勛之念。三由文忠每年應酬宮闈亦屬不資。不然危矣。予出入京師三十年。逮歸自泰西後。始漸聞京師人有信仰文忠者。然亦不過十之二三耳。可笑者。甲午之年。予於冬初到京。但聞京曹官同聲喧詈馬建忠。竟有專摺奏參。謂馬遁至東洋。改名某某一郎。爲東洋作閒諜。蓋以馬星聯之事。而歸之馬眉叔者。星聯字梅孫。浙江舉人。癸未以代考職事革捕。而遁至東洋。建忠號眉叔。江蘇人。候選道。其時爲招商局總辦。言者竟合梅孫眉叔爲一人。可笑孰甚。予逢人爲眉叔表白。人尙未信。予曰。眉叔現在上海。一電卽來。何妨試之。及言于丁叔衡太史立鈞。始遍告其同館同年諸

人。卽黃仲弢太史紹箕。亦聞予言。始知眉叔之爲人。然猶不深信也。至謂文忠爲大漢奸。眉叔爲小漢奸。觀御史安維峻劾文忠一疏。無一理由。眞同狂吠。此等諫帥。實足爲栢臺玷。而當時朝野上下。且崇拜之交譽之。及獲罪遣戍。貫市李家騾馬店。爲之備車馬。具餼糧。並在張家口爲之賃居廬。備日用。皆不費一文。蓋若輩皆以忠義自安也。閉塞之世。是非不明。無怪其然。故有與文忠相善者。不曰漢奸。卽曰吃教。反對者則人人豎拇指而贊揚之。若執孟子皆曰可殺一語。則文忠死久矣。所以然者。文忠得風氣之先。其通達外情。卽在同治初元。上海督師之日。不意三十年來。僅文忠一人有新知識。而一班科第世家。猶以尊王室攘夷狄套語。詡詡自鳴得意。絕不思取人之長。救己之短。而通曉洋務者。又多無賴市井。挾洋人以傲世。愈使士林齒冷。如水火之不相入矣。光緒己卯。總理衙門同文館。忽下招攷學生令。光稷甫先生問予曰。爾赴考否。予曰。

未定。光曰。爾如赴考。便非我輩。將與爾絕交。一時風氣如此。予之隨使泰西也。往辭祁文恪師世長。文恪歎曰。你好好一世家子。何爲亦入洋務。甚不可解。及隨星使出都。沿途州縣迎送者曰。此算甚麼欽差。直是一羣漢奸耳。處處如此。人人如此。當時頗爲氣短也。郭嵩燾之奉使英倫也。求隨員十餘人。竟無有應者。豈若後來一公使奉命後。荐條多至千餘哉。邵友濂隨崇厚使俄也。同年公餞于廣和居。睢州蔣綬珊戶部亦在座。竟向之垂淚。皆以今日此宴。無異易水之送荆軻也。其愚如此。及曾惠敏返國。又遣派十二游歷官。遍遊泰西。朝士始知有外交之一事。又知外洋並不無故殺人。誰之咎歟。時文害之。科名害之也。因述李文忠致謗之由。遂拉雜書之。

安維峻劾李文忠疏

安疏既發抄。予錄一通存之。竊怪語多不倫。何以朝野推重如此。誠不可解。觀

此可以知當時御史之技倆。亦可知當時京官之錮蔽焉。疏云。奏爲疆臣跋扈。戲侮朝廷。請明正典刑。以尊主權而平衆怒。恭摺仰祈聖鑒事。竊北洋大臣李鴻章。平日挾外洋以自重。當倭賊犯順。自恐寄頓倭國之私財。付之東流。其不欲戰固係隱情。及詔旨嚴切。一意主戰。大拂李鴻章之心。於是倒行逆施。接濟倭賊煤米軍火。日夜望倭賊之來。以實其言。而於我軍前敵糧餉火器故意勒措之。有言戰者動遭呵斥。聞敗則喜。聞勝則怒。淮軍將領。望風希旨。未見賊先退避。偶遇賊即驚潰。李鴻章之喪心病狂。九卿科道亦屢言之。臣不復贅陳。惟葉志超衛汝貴均係革職拿問之人。藏匿天津。以督署爲逋逃藪。人言嘖嘖。恐非無因。而於拿問之丁汝昌。竟敢代爲乞恩。並謂美國人有能作霧氣者。必須丁汝昌駕馭。此等怪誕不經之說。竟敢陳於君父之前。是以朝廷爲兒戲也。而樞臣中竟無人敢爲爭論者。良由樞臣暮氣已深。過勞則神昏。如在雲霧之中。

霧氣之說。入而俱化。故不覺其非耳。張蔭桓邵友濂爲全權大臣。未明奉諭旨。在樞臣亦明知和議之舉。不可對人言。既不能以死生爭。復不能以去就爭。祇得爲掩耳盜鈴之事。而不知通國之人。早已皆知也。倭賊與邵友濂有隙。竟敢令索派李鴻章之子李經方爲全權大臣。尙復成何國體。李經方爲倭賊之婿。以張邦昌自命。臣前劾之。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適中倭賊之計。倭賊之議和誘我也。我既不能激厲將士。決計一戰。而乃俯首聽命於倭賊。然則此舉非議和也。直納款耳。不但誤國。而且賣國。中外臣民。無不切齒痛恨。欲食李鴻章之肉。而又謂和議出自皇太后意旨。太監李蓮英實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談。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歸政皇上矣。若猶遇事牽制。將何以上對祖宗。下對天下臣民。至李蓮英是何人斯。敢干預政事乎。如果屬實。律以祖宗法制。李蓮英豈復可容。惟是朝廷被李鴻章恫喝。未及詳審利害。而樞臣中或係李鴻章

私黨甘心左袒。或恐李鴻章反叛。姑事調停。初不知李鴻章有不臣之心。非不敢反。實不能反。彼之淮軍將領。皆貪利小人。無大技倆。其士卒橫被剋扣。則皆離心離德。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制服李鴻章有餘。此其不能反之實在情形。若能反則早反耳。既不能反。而猶事事挾制朝廷。抗違諭旨。彼其心目中。不復知有我皇上。並不知有皇太后。而乃敢以霧氣之說戲侮之也。臣實恥之。臣實痛之。惟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李鴻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將士有不奮興。倭賊有不破滅。卽請斬臣以正妄言之罪。祖宗監臨。臣實不懼。用是披肝胆。冒斧鑕。痛哭直陳。不勝迫切待命之至。奏上。奉旨革職。發往軍台。時恭王再起秉政。適於是日請假。次日知之。斥同輩曰。此等奏摺。入字藏可也。何必理他。諸公欲成安之名耶。衆無言。此足見恭王之有識也。

金梅生之鑽營

金安清字梅生。浙之嘉興人。少游幕於南河。由佐雜起家。洊升至兩淮鹽運使。工詩古文詞。尤長於理財。聲色服玩宮室之奉。窮奢極侈。當咸豐季年。江南全省淪陷。僅江北十餘州縣地。金以運使駐泰州。督辦後路糧臺。設釐捐以供南北防軍。歲有贏餘。所用綜核之員。其最著者曰杜文瀾。浙之秀水人。後官江蘇布政。曰宗源。江蘇上元人。後官浙江杭嘉湖道。曰許道身。浙之杭州人。其時知秦州。後亦爲道員。當其開辦之初。傳所派重要各員於內室。詢其月需若干。金始不緘。或曰多。或曰少。金領之。次日授檄。則皆如其言而倍之。且謂之曰。諸君但計日用。未計有意外事。今得此。並意外事亦足辦矣。若此外更有一文染指者。軍法從事。衆情踴躍。故以一隅之地。而供給數萬大軍。無譁餉之虞。不可謂非人才也。金思大展驥足。包舉一切。非入政府不可。於是輦金入都。首結交劄貝勒。即後來之慶親王奕劄也。其時動年甫弱冠。初入政界。爲之運動各當道。皆允保荐。內用京卿。軍機中惟文祥不受其賄。一日文宗

顧謂大臣曰。金安清究竟可內用否。諸人皆極力揄揚。文宗未及答。繼向文祥曰。爾以爲何如。祥曰。小有才具。心術不端。文宗曰。心術不端。如何要得。遂罷。未幾。遂有漕督吳棠密參營私舞弊四十餘款。奉旨革職查抄。此同治元年春間事。予時年十三。負笈于秦州。借居某宅。居停同寅王姓者。同巷居。忽一日夜半聞扣門聲。甫拔關。則見夫役數十人。舁皮箱數十具入。云是金宅寄存者。蓋查抄之信至矣。尙未發表耳。王姓者。亦金之爪牙也。如是者不下二十餘處。及旨到查抄。空宅而已。其機警如此。旋奉旨革職。永不叙用。遞解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金則一肩行李。徑往本籍縣署投宿。縣令大異之。金曰。我奉旨交爾管束者。若不住署。何得謂嚴。令知其無賴。歲致千金始免。乃游說于湘淮諸大帥。求復用。謁曾文正七次。不得見。人問之。文正曰。我不敢見也。此人口若懸河。江南財政。瞭如指掌。一見必爲所動。不如用其言。不用其人爲妙。同治壬申。增淮

南票鹽八十票。從金說也。曾忠襄撫浙時。金往說之。大爲所惑。專摺奏保請起用。大受申斥。文正聞之。歎曰。老九幾爲其所累。久之鬱鬱死。金性淫蕩。婦女微有姿。無不被汚者。凡親黨之寡婦孤女。就養於彼者。皆不能全其節。臣門如市。雜賓滿堂。河工鹽商之惡習。兼而有之。在泰州督餉時。軍書旁午。四面楚歌。金之宅。無日不歌舞燕會也。同治癸亥。勝保逮問簿錄時。有奩具首飾百餘事。皆有平安清吉四字。或小篆。或八分。譬如鏡函四角。包以黃金。則鑿此四字以飾之。馮魯川先生時在勝幕。見之不解。嗣有人謂曰。此皆金梅生所獻。安清其名也。即所謂欲使賤名常達鈞聽之意。始恍然。其工於媚術如此。然其古文胎息腐遷。詩詞則揣摩唐宋。卽筆記小說。皆卓然成家。惜乎不以文章氣節取功名。而以側媚巧佞博富貴。其心術人品。與其文大相徑庭。此聖人所以必聽其言而觀其行歟。杜宗許三人者。惟宗能儉約。不尙聲色。杜與許亦競爲姬妾狗馬。

之奉者。及曾文正東下。製羊裘灰布袍。以爲見文正之用。許嘗謂人曰。吾脫羊皮胎已二十年。不圖今日復用之。蓋文正東征以來。力戒華侈。減衣縮食。以裕軍餉。故曾軍中無服綢緞者。迨金陵攻克後。始覩黼黻文章之盛。金之著述甚多。凡署名金坡廢吏者。皆其手筆。擬之古人。迨魏收范蔚宗之流亞歟。

疆臣擅殺洋人

岑襄勤總督雲南時。以英人馬嘉里遊歷內地。不受約束。遣人殺之。遂開公使出洋之例。此彰彰在人耳目者也。不知英果敏撫皖時。亦殺傳教士二人。至今人不知之。但訝教士失蹤而已。此事在同治丙寅秋。英初升皖撫。督師駐穎州。忽有英教士二人乘淮河船二艘。率通事侍者十餘人至。自言爲上海徐家匯總教士所派。來此傳教者。進謁巡撫取進止。果敏立即延見。詞意殷勤。並云購地造屋一切。如百姓有阻撓者。我爲爾重懲之。兩教士欣慰無已。口頌賢中丞。

不置。及送客出。卽傳沿河二營營官至。謂之曰。今有洋教士二人來。汝知之乎。對曰知之。彼二舟卽泊營門外。果敏曰。甚善。今夜三更。俟兩船人皆熟寢。爾率兵銜枚入。駢斬之。並舟子婦孺皆不留。殺其人。火其舟。埋其屍。天明時須一律畢事。如逃出一人。爾罪死。兩營官唯唯。是夜卽如法泡製。二舟男婦大小四十餘人盡矣。事後。上海教會行查。二人蹤跡至皖。皖吏以未見覆之。未幾雲南事發。果敏謂人曰。使我辦得不乾淨。亦如雲南。國家又不知賠却若干矣。嘗以此自鳴得意。或曰。裕庚之謀略也。兩教士固冤矣。兩船之合家大小。不更冤哉。亂世人命如草芥。信然。然亦不達外情所致也。

場前中進士

咸豐十年庚申科會試。各省士子到京者。不及往年之半。以皆遭亂流離。無力成行也。邊省竟有全無一人者。惟雲南有一人曰倪恩齡。字覃園。乃早年留京。

者。既入場。不能不中。故場前親友皆向之稱賀云。此亦僅見之事。故記之。倪得館選。改編修。後簡授知府以終。光景卿戶部云。

萬曆媽媽

清祖制。每日子正三刻。東華門啓扉。首先入門者。布圍驛車一乘。不然車燈。載活豬二口。車轅坐一老嫗。直入內東華門。循牆而行。不知何往。次則奏事處官員。有圓紗燈一提隨其後者。則各部院衙門遞奏官。以及各省摺弁。再其後則趨朝各官。蓋皆借奏事處燈光以行。定制入朝者。惟奏事處有燈。講官有燈。南書房有燈。陛見引見各官員。皆靜候于東華門外。見有一燈來。則蜂擁隨之。予嘗詢炳君半龔。紫禁城內何得行車。何物老嫗。敢如此。半龔曰。宮中祭萬曆太后也。每年三百六十日。每日豬兩口。使一老巫主其事。紫禁城東北隅有小屋三椽。供萬曆太后神牌焉。俗呼爲萬曆媽媽。其掌故則當明萬曆間。清太祖攻

撫寧爲明兵所擒。囚于獄。清廷賄內監言於太后而釋之。故以此爲報。餽餘則大門侍衛享之。大門侍衛，即大清門侍衛，直班不在大清門，而在乾清門，若乾混大門侍衛爲乾清門侍衛，其人自稱亦曰乾清門侍衛，其位甚尊，外人不知，每實非也，此等侍衛分一二三等，皆每科武殿試榜下取用者，二百餘年老汁白肉也。不設匕箸，各用解手刀片之。不准用鹽醬之屬。侍衛等以淡食無味，用厚高麗紙切成方塊，以好醬油煮透而曬乾之，藏衣囊中。至食時，以一片置碗中，脣肉汁半盂浸之，以肉片醮而食之。云其味之佳，較外間所賣逾百倍。半聾有姪在大門上行走，每逢值班，卽得食，聞之皆垂涎也。

滿人吃肉大典

凡滿洲貴家有大祭祀。或喜慶。則設食肉之會。無論識與不識。若明其禮節者。卽可往。初不發簡延請也。至期。院中建蘆蓆棚。高過於屋。如人家喜棚然。遍地鋪席。席上又鋪紅毡。毡上又設坐墊無數。客至。席地盤膝坐。墊上或十人一圍。

或八九人一圍。坐定。庖人則以肉一方約十斤。置二尺徑銅盤中獻之。更一大銅碗。滿盛肉汁。碗中一大銅勺。每人座前又人各一小銅盤。徑八九寸者。亦無鹽醬之屬。酒則高粱傾於大磁碗中。各人捧碗呷之。以次輪飲。客亦備醬煮高麗紙解手刀等。自片自食。食愈多則主人愈樂。若連聲高呼添肉。則主人必再三致敬。稱謝不已。若並一盤不能竟。則主人不顧也。予於光緒二年冬。在英果敏公宅一與此會。予同坐皆漢人。一方肉竟不能畢。觀隔坐滿人。則狼吞虎咽。有連食三四盤五六盤者。見予等皆竊笑之也。肉皆白煮。例不准加鹽醬。甚嫩美。善片者。能以小刀割如掌如紙之大片。兼肥瘦而有之。滿人之量大者。人能至十斤也。是日主人初備豬十口不足。又於沙鍋居。東四牌樓白玉取益之。大約又有十口。蓋食者有百五六十人。除三之一無量者。其餘皆老饕也。主人並不陪食。但巡視各座所食之多寡而已。其儀注則主客皆須衣冠。客入門。則向

主人半跪道喜畢。卽轉身隨意入座。主人不安座也。食畢卽行。不准謝。不准拭口。謂此乃享神餽餘。不謝也。拭口則不敬神矣。予肉量不佳。嗣是再有他會不敢赴矣。炳牛龔遷居龍樹院時。亦曾一爲之。炳之會慘矣。蓋其家舊有食肉銅器全副。因貧已售於人。收其定銀矣。約期取物。半龔于未屆期之前。設一食肉會。以爲最後之舉。是日到者亦五六十人。食肉百餘斤。他用稱是。而售器之資罄矣。爲貧而售器。器售仍無補于貧。其曠達玩世如此。此事在予到京之前一年。光吉甫侍御爲予言之。笑其不知生計也。因並志之。

費恭人全節

壽州巨紳孫家泰。爲苗沛霖所害。全家皆死。獨一妾居別墅倖免。妾姓費。河南人。美而有才。擅武勇。其父拳師也。當同治元年春。欽差大臣勝保率大軍解潁州之圍。氣張甚。聞費氏之美。遣人往劫之。費聞枕戈以待。勝使至。謂之曰。大帥

左右豈少姬侍。而必辱及未亡人。何也。如不得免。我將挾刃以往。俾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其無悔。使者股慄歸報。勝乃罷。費得守節以終。撫一子爲後。膺四品封。故稱之曰費恭人云。

太和門六庫

大和門之左有明庫六。每年欽派滿大臣二員。率司屬人等盤查一次。每查一次。卽盜一次。覺羅炳半。聲曾隨其堂上官往。有一庫皆簾膜衣履之屬。一珍珠帳幔。寬長可八尺。皆用珍珠穿就。四圍則以紅綠寶石間之。小者如綠豆。大者竟如龍眼核也。穿線有朽敗處。一抖晾。則珠紛紛落。必一一拾而裹之。記於簿。加印花焉。然所裹皆贗鼎。蓋已爲匠役等易之矣。更有宮人繡履七八箱。嵌珠如椒。皆萬曆間物也。更有皮張庫。則皆鞞矣。又有藥庫。內藏毒藥甚夥。有不知名者。相戒不敢動。更有金庫銀庫。則歷年報空者。此亦前清具文之一端也。

庫兵肛門納銀

予初至京師。聞光景卿戶部言。戶部銀庫庫兵事。不禁狂曠。竊以景卿之言爲太甚。及目覩始知之。戶部各差。以銀庫郎中爲最優。三年一任。任滿貪者可餘二十萬。至廉者亦能餘十萬。其下司庫書役人等。無不肥美。皆滿缺。無一漢人也。其中尤以庫兵一項爲諸役冠。亦三年更替。亦皆滿人。雖有漢人。亦必冒滿名役滿。人可餘三四萬金不等。每屆點派時。行賄于滿尙書及尙書左右。一兵須費六七千金。賄託既定。然後滿尙書坐大堂。如演戲然。唱名派充。派畢。衆兵稽顙謝。一兵出。必有拳師數人圍護之。恐人劫也。蓋無力行賄之兵。以及地棍等。雷集數十人于大堂階下。見兵出。卽乘其不備。劫之去。囚于家。並不加害。或三日。或五七日。必使誤卯期而後釋。蓋一誤卯。卽須另點矣。被劫者。必多方關說。贈以數千金始已。景濂爲戶尙時。正點派間。忽一兵爲人劫去。景熟視若無

觀不敢發一言也。卽退堂傳諭明日重點。蓋爲被劫者轉圜地也。每三年一次。僅四十人。既上卯。則逢開庫日。卽入庫服搬運之役矣。每月開庫堂期九次。又有加班堂期多少不等。計月總有十四五次。或收或放。出入累千萬。每一兵月不過輪班三四期。每期出入庫內外者。多則七八次。少亦三四次。每次夾帶卽以五十兩計。若四次亦二百矣。月輪三期。亦六百矣。而况決不止此也。庫兵入庫。無論寒暑。皆裸體。由堂官公案前魚貫入。入庫後。內有官製之衣褲。取而著之。搬運力乏。可出而稍憩。出則仍赤身至公案前。兩臂平張。露兩脇。膀亦微蹙。更開口作聲如鴉鳴然。然後至彼等休憩室焉。所盜之銀則藏肛門中而出。聞之此中高手。每次能夾江西圓錠十枚。則百金矣。予轉饜入戶部時。見庫門前一矢地。有小屋一間。裱糊工整。門戶嚴密。距窗二尺。皆以木柵圍之。初以爲必堂司官休息地。而孰知不然。乃庫兵脫衣卸賍之地。故四圍以木柵護之。防人

近窗窺伺也。爲數既多。其運出之法更巧。蓋京師甚囂塵上。每逢庫期。必備清水洒塵。庫兵乃置夾底水桶。藏銀於中。俟堂官散後。從容挑桶而出。祁文恪世長署戶尙時。忽見一桶底脫而銀出。不能不問。隨卽鎖拿庫兵數人。將于次日奏參嚴訊。人謂之曰。爾將興大獄乎。爾不顧身家性命乎。無論大獄不可興。卽若輩皆亡命徒。拚出一人認死罪。而半夜刺公。公何處呼冤者。文恪乃含糊了事。噫異哉。相傳庫兵之業。各世其家。年少時。須覓嫪毒之具而淫之。繼則用鷄卵裹麻油探討之。以次易鴨易鵝。久之門戶加大矣。更用鐵丸塞之。能塞十兩重之鐵丸十枚。則百金不難矣。十枚者甚鮮。六七枚者。則普通之塞也。故凡庫兵所盜。皆江西錠爲多。江西錠光滑無稜。俗所謂粉潑錠是也。其肛之嫩者。則用豬脬浸濕。裹銀而塞之。故庫兵至老年。無不患脫肛痔漏症。以其納銀太多也。予嘗見庫兵赤身對堂官時。陰莖隨身而搖動。不禁大嘍。竊以爲國家事事

講體統。此則成何體統。無恠外人聞之。圖于新聞以爲笑柄也。前清財政之紊亂。卽戶部銀庫可見。庫款出入。但有大數而已。無一定確數也。若詢以今日放出若干。應存若干。則張口結舌不能對也。外省京餉至部驗收之日。有專司劈鞘之役。其人世役也。無論堅極之鞘。三斧卽開。劈至尾鞘。則手法顯矣。第三斧下。則銀四散如噴。蓋尾鞘之銀。所以備補平補色之用。或正項之零數。皆碎塊也。既四散噴出。則其手下人。僞爲揀拾之狀。悉舉而納之囊中。時予一家丁在側。適一塊飛至足邊。亦俯拾而納之靴中。出而權之得八兩。堂上亦如未見。蓋各省解餉皆有部費。多寡不等。費既納。卽小有過失。無人挑剔矣。若領餉之費。更甚于解餉。予曾代北洋綏鞏軍領餉一次。計十一萬有奇。納費千六百元。庫書允發山西寶銀五萬。俗謂之凹山西。蓋西銀爲天下冠。每一寶中有黃金錢許。若不與此千六百元。則潮色低銀盡以付爾矣。庫書之權如此。吾故曰清之

亡。亡于內政之不修。不亡于新政之不善也。

內監直言被誅

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十六日。殺奏事處太監寇進才于菜市。太監有兄在琉璃廠松竹齋紙店爲夥。予詢其故。寇曰。余弟違例上奏。條陳十事。請止演戲。請廢頤和園。請還宮辦事。請罷修鐵路。請革李鴻章職。請續修戰備與日本戰。不倫不類者十條。奏上。慈禧疑有指使。嗣見其文理不通。且多別體字。乃信之。卽親訊之曰。爾不知祖制。內監不准言政事乎。曰知之。然事有緩急。不敢拘成例也。慈禧曰。爾知此爲死罪乎。曰知之。拚死而上也。慈禧太息曰。既如此。不怪我太忍心矣。卽命交刑部照例辦理。至菜市。脫一碧玉搬指贈劊子云。費心從速。又以玉佩一金表一。贈同事內監之來送者。從容就死。神色不變。年甫十八也。慈禧本甚愛此人。所以親訊者。冀其乞哀而生之也。而孰知其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真所謂北方之強歟。至其所爲。亦不免受小說及腐儒之激刺。其言或中肯。或背謬。皆無足責。君子嘉其忠直焉而已。

八歲女生兒

清宣統二年。予在京師。有友人携一照片示予。乃山西大同府鄉民子九歲。童養媳八歲。野合生子。哺乳之象。云是知府事翁斌孫採訪所得。圖其形以上大府。謂是祥瑞也。予以爲是乃人妖。非瑞也。次年遂有革命之事。

優伶俠義

咸豐季年。京伶胖巧玲者。江蘇泰州人。年十七八。姓梅。面如銀盆。肌膚細白。爲若輩冠。不甚嫵媚。而落落大方。喜結交文人。好談史事。網鑑會纂及易知錄等書。不去手。桐城方朝覲字子觀。己未會試入京。一見器之。自是無日不見。非巧玲則食不甘臥不安也。其年方之妻弟光熙亦赴會試。同住前門內西城根試

館。方則風雨無阻。日必往巧玲處。雖無大糜費。然條子酒飯之費。亦不免。寒士所携無多。試資盡賦梅花矣。不足。則以長生庫爲後盾。始巧玲以爲貴公子。繼乃知爲寒峻。又知其衣服皆罄。遂力阻其遊。不聽。然思有以報之。會試入場後。巧玲驅車至試館。覓方。方僕大罵曰。我主身家性命。送了一半與鬼子了。爾來何爲。巧玲曰。爾無穢言。詈我。我來爲爾主計。聞爾主衣服皆入質庫。然否。僕悻悻曰。尙何言。都爲你。巧玲曰。質券何在。僕曰。爾貪心不足。尙思攫其當票耶。巧玲曰。非也。趁爾主此時入場。爾將當票檢齊。携空箱隨我往可也。于是以四百餘金全贖之。送其僕返試館而別。次日方出闈。僕告之。感激至乎涕零。及啓箚。則更大駭。除衣服外。更一函盛零星銀券二百兩。賸以一書云。留爲旅費。如報捷後。一切費用。當再爲設法。場事畢。務須用心寫殿試策。俟館選後再相見。此時若來。當以閉門羹相待。勿怪也。方閱竟。涕不可仰。同試者皆咄咄稱怪事。卽

其僕亦貽聘不知所云。第云真耶真耶。真有此好兔子耶。方大怒曰。如此仗義。雖朋友猶難爾。尙呼爲兔子耶。場事畢。方造訪。果不見。無如何。遂閉戶定課程。日作楷書數百字而已。榜發中式。日未暮。巧玲盛服至。跪拜稱賀。復致二百金。謂方曰。明日謁座師房師。及一切賞號。已代爲預備矣。方不肯受。巧玲曰。爾不受。是侮我也。侮我當絕交。乃受之。方僕一見巧玲。大叩其頭。口稱梅老爺小的該死。小的先把爾當個壞兔子。那曉得你比老爺們還大方。巧玲聞之。笑與怒莫知所可也。及館選。巧玲又以二百金爲賀。方曰。今真不能再領矣。且既入詞林。吾鄉有公費可用。不必再費爾資。始罷。孰知館選後未。而月即病故。巧玲聞之。白衣冠來弔。撫棺痛哭失聲。復致二百金爲賻。且爲之持服二十七日。人問之曰。爾之客亦多矣。何獨于方加厚。巧玲曰。我之客皆以優伶待我。雖與我厚。狎侮不免。惟方謂我不似優伶。且謂我如能讀書應試。當不在人下。相交半

年未嘗出一狎語。我平生第一知己也。不此之報。而誰報哉。從此胖巧玲之名震京師。王公大人皆以得接一談爲幸。遂積資數十萬。設商業無數。溫飽以終。子乳名大鎖者。京師胡琴第一也。譚鑫培登臺。非大鎖胡琴不能唱。月俸至三百金。亦奇矣哉。方之僕名方小。族人之爲農者。鄉愚也。故出言無狀如是。

優伶罄貲助賑

同治乙丑。庶吉士懷寧郝同箎字仲賡。散館。改吏部主事。工駢體詩詞。書法亦秀勁。一時有才子之目。不知其大父乃優伶也。名郝金官。道光間名噪京師。晚年厭倦風塵。舉歷年所積五萬金。捆載還鄉。雇鑣師數人護送之。行至山東。直大饑。人相食。官吏勸振頗惶急。郝慨然以所有報大府。願振活饑民。大府義之。將奏獎以官。郝固辭曰。我優人也。卽得官亦不齒於同列。若蒙破例。准子孫與齊民一體。應試足矣。他無所望也。大府允之。郝遂返京師。終焉。至同治改元。孫

同箠捷順天鄉舉。至乙正遂成進士入翰林矣。人爲振荒之報也。

蠢僕食黃瓜

方朝覲之會試也。往往年內卽至京。一年丑月間。偶往前門買用物。携僕行。日已晡。覺腹餒。遂入一小肆購食。並命僕亦另坐食之。且戒之曰。爾勿亂要菜。京師物價昂。不似家鄉也。僕曰知之。及食畢。給直。肆夥曰。內外共五十吊零。方大詫曰。爾欺我耶。夥曰不敢欺。爺所食不足十吊。餘皆貴价食也。方大怒。呼僕至責之。僕曰。可憐可憐。我怕老爺多花錢。連葷腥都不敢吃。只吃了四小盤黃瓜而已。方曰。爾知京師正月黃瓜何價。僕曰。至多不過三文一條可矣。夥曰。此夏日之價也。若正月間則一碟須京錢十吊。合外省制錢一千也。僕張口伸舌不敢言。呵呵從主人而出。

夏徵舒是先祖

清同治初。曾望顏爲陝西巡撫。首縣爲唐李杜。字詩甫。四川進士。善滑稽者也。有山西賈夏姓者。營業於陝西省城。頗殷裕。忽動官興。入貲爲縣令。分發陝西。人謂之曰。爾初入仕途。一切未諳。宜聘一富有經驗之通人而朝夕請益焉。庶不爲人所笑。夏然之。到省之日。例須隨衆衙參。至撫署官廳。甫入門。衆見其舉止矯揉造作。已匿笑矣。忽首縣唐問曰。貴姓。曰。夏。唐乃上其手而作莊容曰。從前有位夏徵舒。是府上何人。夏見鄭重而言。以爲必顯貴者。遂卒然對曰。是先祖。唐一笑頷之。須臾衙參畢。歸寓。所延之友問曰。今日作何事。作何語。夏曰。中丞未見。明日須再往。他無所語。惟在官廳有首縣問我夏什麼舒。是府上何人。言時作冥想狀。友曰。夏徵舒也。夏曰。然。友人曰。爾何答。夏曰。我見其高舉兩手。鄭重而出。卽對曰。是先祖。友曰。壞了壞了。那夏徵舒是一個龜子子。爾如何說是先祖。夏大怒罵。卽欲赴首縣理論。友曰。明日仍須上院。必仍見之。何必急急。

次日一見唐。即撲唐身。揪其領而罵曰。你爲何罵我龜子子。唐曰。諸公皆在此。我何嘗開口。而彼謂我罵其爲龜子子。諸公聞之乎。夏愈怒。欲揪之。見中丞。衆勸不聽。揪至二堂口。文巡官遂以狀白中丞。命傳二人入。曾問唐。唐曰。請大人問夏。令可也。曾遂問夏。夏曰。唐令罵卑職龜子子。曾曰。願聞其詳。夏遂以昨所問答陳之。夏徵舒之徵字。終不能記憶也。曾笑曰。是爾自認。非彼罵也。命巡官導之出。隨卽懸一牌示。大致謂夏某咆哮官廳。尙可恕。胸無墨汁。何以臨民。著回籍讀書云云。夏見之。氣結不得伸。鬱鬱而已。人笑之曰。一聲龜子子。斷送一縣令。此張悟荃茂才云。

冒認丈夫

光緒初年。吏部有兩雷姓司員。一浙江人。一陝西人。一進士。一拔貢也。同姓同官。又同司。浙雷住南橫街。陝雷住魏染胡同。則一妾也。門榜皆書吏部雷寓。一

日者。浙雷僕私語其僚曰。我主人置一妾矣。住魏染胡同也。爲妻所聞。窮詰之。僕言實見魏染胡同有吏部雷宅。訪之僅一妾。未知是主人外室否。不敢斷也。妻聞大怒。立命驅車往。至則命僕婦大聲呼太太至。陝雷妾以爲有女客來也。出迎。妻一見大罵曰。淫婢無恥。爾竟敢私居於外。不來見我耶。陝妾始茫然。繼始悟此必夫之妻也。正支吾間。陝雷歸。妾哭訴曰。爾初不言有大婦在京也。陝雷大驚。及熟視曰。非我妻也。妾大罵曰。何來潑婦。冒認我夫。陝雷忽悟曰。夫人是浙江雷某妻耶。妻點首。慚沮無人狀矣。陝雷曰。是乃誤會。可請歸。無介懷也。妾不允曰。既認爲夫。則今夜必伴夫一宿始可。妻乃大窘。陝雷再三勸其妾。始釋之去。歸卽逐其僕云。此事予其時在京親聞之。一時喧傳。以非佳話。姑諱其名。

要錢弗要命

北方風氣剛勁。好勇鬪狠。竟有不惜傷殘支體以博金錢者。光緒初。余在京目覩二事。記之以徵其俗焉。一年午節前數日。余往琉璃廠。甫入廠西門。見一餅店前。人如堵牆。異之。亦往觀。則見一少年。裸上體臥地。一少年舉桿麪杖。用力向兩髀杖之。臥地者絕不聲。杖至五六十。臥地者突起。向餅店人曰。這遭吃定了。店人曰。好小子。吃罷。余大惑不解。詢之人。始知臥地者欠餅債甚巨。既不償。而復強賒如故。故店主以大杖要之。謂如能受杖不呼痛。不但不索前欠。且從此不索直。是以臥地者任其痛擊而不聲也。又一年秋。信步至五道廟三岔路口。遇見一羣人。皆黑綢夾衫。快靴。從北而來。中有一人。自袒服至外衣皆敞襟。而面上血淋漓。由袒衣直流至足。隨行隨滴。及行近。見之。一目剋去矣。大駭。予適立于羊肉店外。遂問之。店人曰。此吃寶局者。蓋開場聚賭爲犯法之事。而地痞土棍。日索規費。爲之保護。然非強有力者。不能得也。惟能捨得傷殘支體。

者。奉爲上客。日有例規。而傷殘支體。又分上中下三等。爲得費之高下。此矧目者。則可享最上等之規例也。噫異矣。

野蠻時代之專利特許

自來京師各種貨物。行店皆不止一家。惟紅果行。即山查紅也。只天橋一家。別無分行。他人亦不能開設。蓋呈部立案也。相傳百餘年前。其家始祖亦以性命博得者。當時有兩行。皆山東人。爭售貶價。各不相下。終無了局。忽一日有人調停。謂兩家徒爭無益。我今設餅撐於此。即烙餅之大鐵煎盤也。大者如圓棹面。以火炙熱。有能坐其上而不呼痛者。即歸其獨開。不得爭論。議定。此家主人。即解下衣盤膝坐其上。火炙股肉支支有聲。須臾起立。兩股焦爛矣。未至家。即倒地死。而此行遂爲此家獨設。呈部立案。無得異議焉。故至今只此一家也。

又無錫冶鍋坊。係王姓世其業。其鍋發售遍江南北。蓋亦特許專利者也。相

傳當清初時。王與某姓爭冶業。相約煎油滿鍋。至沸度。沈稱錘於鍋中。孰引手取出。即世其業。時王姓店役某。年老矣。思效忠於主人。因即代表王姓。入手於沸油。攫錘出。投錘於地。臂亦同脫。即時殞命。遂呈部立案。王姓得世其業。今王氏子姓分房殆數十家。各仰給於冶坊。歲時各祀此店役。爲報本之祭。此與紅果行事同一例。野蠻時代。往往有之。若律以人道主義。則以性命爲嘗試。在所必禁。復何有專利特許之報獎乎。

考職之大獄

凡旅京應試士子。工於楷法者。每逢臚錄供事等試。必爲人代考。或數十金。或百金。視其人之名望分貴賤。寒士恃此爲旅費。以免借貸。此風由來久矣。在上者亦明知之。但不能說破耳。每逢新皇登極。例須攷職一次。此試僅用佐貳。非若停科舉之考職也。第一者註冊四十五日。卽開選。故官輿濃者。必覓高手代攷。俾可速選也。光

緒紀元攷職。延至癸未始舉行。是年有浙江蕭山縣舉人馬星聯者。楷書極佳。名震一時。所試無不前三名者。有人託其代攷。馬曰。若肯費八百金者。包取第一。其人允之。榜發果第一。得州同即選。馬於是趾高氣揚。大會賓客於聚寶堂。設盛筵數十席。置獎品無數。徵雖伶而定花榜焉。是日所費千金。除所得外。尙揭債二百金也。當興高采烈時。謂同輩曰。諸公僅能包取耳。若我則包第一。卽不爽。諸公視我遠矣。言罷舉觴大笑。馬設席遍聚寶堂之正屋三進。其偏院不與焉。有御史丁振鐸者。在偏院請客。適逢此會。亦竊窺之。聞馬語。詢于人。乃知其財之所由來。次日遂專摺奏參。奉旨革拿。馬已聞風逃矣。蓋此等考試。皆習焉不察。以爲無傷大雅。逮一揭叅。卽照科場舞弊治罪也。於是出結之京官。考取之人。皆革職遣戍。馬則星夜返蕭山。其居與典史署緊鄰。典史某於黃昏時。聞馬與母妻語。亟白於令。請速捕欽犯。令曰。爾偵之確耶。典史曰。聞其聲確也。

令曰。爾姑在此晚飯。飯畢掩捕。不慮其逃也。隨命一心腹以百元贈焉。命速逃東洋。蓋馬爲令縣考所取案首。得意門生也。晚飯罷。令乃傳捕役兵壯等偕典史至馬家。已夜半矣。圍其宅而搜之。無有也。乃大怪典史妄言而罷。馬故貧士。幼失怙。母守節撫孤。得以成立。年十九中鄉舉。娶婦。至逃亡時。僅二十有一。舉業甚工。尤精摺卷。可望鼎甲者也。人莫不惜之。先是壬午之冬。有學正學錄之試。陳冕時尙未中進士。爲人代攷第一。獲三百金。以二百金葬其蒙師。以百金助其友畢姻。同輩皆重之。豈若馬以之定花榜哉。宜乎其獲譴也。陳於癸未大魁天下。

權相預知死期

大學士穆彰阿。道光朝當國。攬權納賄。避塞賢路。以計易蒲城相國王鼎遺摺。頗不滿於清議。故文宗登極。卽首黜之。詔云。小忠小信。陰柔以售其奸。僞德僞

才。揣摩以逢主意。如達洪阿姚瑩等。盡忠盡力。必欲陷之云云。其爲人可知矣。然其死也。則固有大異乎人者。死之前三日。折簡遍邀親友門生故吏云。定於某日某時辭世。屆期望屈臨一別。諸人如期至。穆則設盛筵數十席。一把盞相與飲啖。連舉十餘觥。並未有死法也。食既半。顧日影曰。是時候矣。謂衆曰。請諸君稍待。俟我沐浴更衣。再訣別也。乃入內良久。朝服蟒衣出。據坑南而坐。拱手向衆曰。少陪少陪。言畢閉目。少焉玉筋雙垂五六寸許。視之逝矣。或曰。入內時即已服毒矣。然服毒死者無玉筋也。豈果爲有道高僧入世後而迷失本性耶。奇矣。此炳半齋云。

文字之獄

新會梁任公輯近世中國秘史。於康雍乾三朝文字之獄。言之綦詳。而不及桐城戴潛虛。及吾鄉王氏字貫兩事。戴名名世。字潛虛。安徽桐城人。年五十始登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科進士。以一甲二名授編修。一時文名籍甚。其誅也。爲與弟子倪生一書也。書論修史之例。謂清當以康熙元年爲定鼎之始。順治雖入關十八年。其時三藩未平。明祀未絕。若循蜀漢之例。則順治不得爲正統也。云。爲仇家所訐。遂罹慘禍。今南山集中不載此文。想其後人刪去矣。集署名曰宋潛虛。以戴姓出於宋後。故諱戴爲宋。蓋南山集。爲前清禁書中一種也。至吾邑王氏字貫一書。亦全家被禍。箸者斬。家屬遣戍。其書因康熙字典之陋。乃增損而糾正之。坐是得罪。書尙未刻。聞其稿尙存。周文甫茂才道章云。曾見鈔本。

吳人知兵二則 張曜 孫金彪

自春秋吳闔閭稱霸以後。二千餘年來。不聞蘇屬有諳軍旅者。故世人以吳人柔弱爲諛。然以張勤果論之。亦不得謂之無將才矣。公諱曜。字朗齋。雖浙之錢塘籍。實世居吳江之同里鎮。聞其少年弛斥不羈。恒見惡於鄉里。一日爲其戚。

陳某批其頰而訓之。乃大悔恨。走河南。投其姑夫光州刺史蒯某。蒯以其少年無業。不之禮。但月給數金。參之而已。勤果壯偉多力。食兼數人。署中兩餐不得飽。乃日私食於市。所得金輒不敷。而衣之藍縷不顧也。時髮捻交鬪。各省戒嚴。光之紳民募鄉兵爲捍衛計。請於州守。委一人統之。合署無願往者。勤果請行。蒯許之。遂部勒鄉兵壁城外。未幾有捻逆大股竄州境。勤果率所部遮擊之。斬獲無數。賊遂潰。蓋爲僧忠親王所敗。尾追而至此者。賊退而王至。勤果率衆跪迎道左。王壯之。詢擊賊狀。大喜。立畀五品翎頂。以知縣列保。不二年。洊至河南布政使。因得罪巨紳劉姓。劉爲御史。劾以目不識丁。奉旨改南陽鎮總兵。仍統所部。號爲嵩武軍者。累立功於河陝關隴間。擢提督。光緒初年入衛京師。膺帝眷。授山東巡撫。直歲大飢。勤果捐廉俸。並募集巨資以振之。全活無算。山東民至今感之如父母焉。劉御史後爲知府。被劾歸。貧無聊賴。乃與勤果通殷勤。勤

果歲必以巨金賂之。其報書則鈐以目不識丁四字小印。亦謔矣。勤果書法有顏之骨米之肉。頗秀健。尺牘亦雋語絡繹。不似彭剛直之翰墨。專以粗豪勝也。相傳其被劾後。延通人教之。發憤讀書。遂一旦豁然。

又有孫金彪者。字紹襄。吳江人。世居邑之盛澤鎮。勤果公之部將也。未達時。卽以勇俠稱。父曰孫七。精拳技。恃博爲生。有鎗船四五十艘。槍船者。首銳棹雙艖。瞬息百里。鷁首置大銃一。中藏四五人。內河寇皆恃此爲利器。七有德於鎮。鎮之人無貧富皆善之。七死。金彪年十四。已入武庠爲諸生。羣鎗船以奉七者奉之爲主。仍設博於鎮。金彪年雖少。獨能以兵法部勒其衆。刑賞無所私。當是時。蘇城爲粵賊所踞。鎮有富人黃某者。慮賊入鎮。掠密欸於嘉興賊酋。得僞檄。民賴以安。於是江浙商販。自上海出入。萬賊中者。輒以盛澤爲樞筦。鎮益殷富。事無大小。皆陰決於黃。有小鬼法大者。鄰鎮巨猾也。聞盛澤繁盛。率鎗船百艘。

莅鎮設博局。已輒思大掠以投賊。已定期。黃聞之大恐。金彪之師沈玉叔謂黃曰。君欲除小鬼法大。非金彪不可。黃大喜。設盛筵款之。金彪曰。敬諾。會有皖北巢湖糧艘千人。避亂萃鎮上。金彪說其酋助己。遂與小鬼法大戰。撿而磔之。盡奪其舟。於是設保衛局。集鎗船團練爲戰守計。事皆一決於金彪矣。初金彪之滅小鬼法大也。舉盛澤附鎮。使巢酋設博局以爲酬。巢酋謂功高。欲分盛澤博之半。弗得。則怏怏弗能平。金彪度巢酋終弗戢也。思併之。會巢酋生日。金彪載羊酒往壽。而陰伏鎗船於蘆叢中以待之。飲博至暮。謂酋曰。今夜月色大佳。吾兩人駕小舟縱飲湖上可乎。巢酋從之。中流酒酣。金彪請以銃擊宿鳥賭勝負。巢酋三擊而不中。忿甚。金彪曰。我一擊便中也。遂洞酋胸。斃湖中。衆大譟。伏舟盡出。金彪手佩刀號於衆曰。若主欲爲盛澤患。故除之。若毋恐。從者聽約束。不者駕爾舟歸鄉里。弗汝殲也。衆皆降。於是金彪勢大盛。蘇賊睨之莫敢犯。同治

元年李文忠克吳江。金彪散其衆。以保衛功授千總。東南大定。生計日拙。張勤果返自河南。挈至陝。以功擢記名提督。授陝西漢中鎮總兵。賞黃馬褂。光緒壬辰癸巳閒。統嵩武軍駐山東之煙台。爲東軍冠焉。當金彪之設保衛局也。一日聞漁父詬曰。孰謂孫氏人守法者。乃取我大黑魚。而不與直。夜旣半。金彪忽呼庖人治黑魚鱠。庖人求魚不得。方咨嗟。一卒以魚獻。命漁父質之信。卽斬以徇。自是所部肅然。全鎮以安。此非吳人而知兵者哉。

湘淮軍之來歷

湖南王壬秋孝廉闔運。著湘軍志一書。敘軍之緣起。與軍中瑣屑事。纖悉無遺。雖表揚功績。而劣迹醜態。曾不少諱。即曾文正亦不免有微詞。何況其他。故湘軍將帥咸惡之。購其板而燬焉。以事皆直筆。非誣也。今上海已有小本翻板矣。厥後王定安又撰湘軍記。則一意諛頌。無足觀也。貴池劉薌林觀察含芳。官登

萊兵備時。亦嘗述淮軍之原委。欲作淮軍志。未果而卒。劉管曰。淮軍並不始於李氏。亦猶壬秋先生云。曾之前已有稱湘軍者矣。特二公起。繼續而擴充之。遂建大功。名聞天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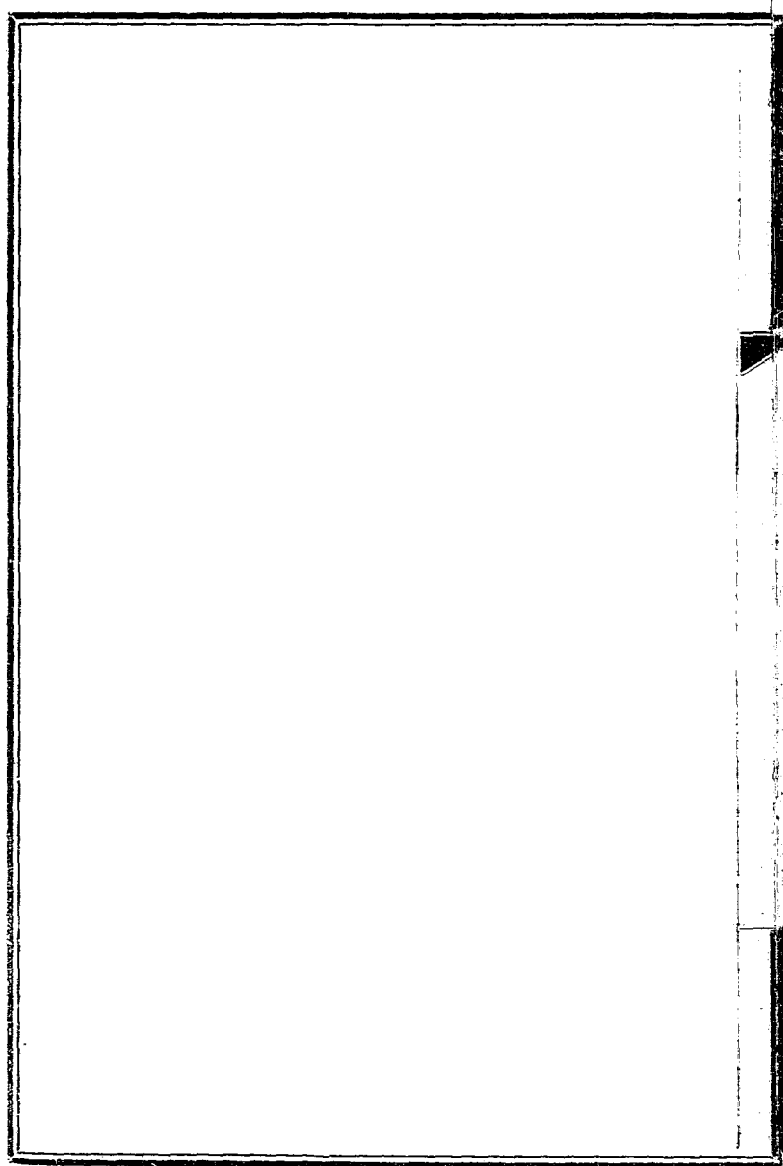
李元度喪師

李元度。曾文正部將也。喪師衢州。亡六七千人。文正劾之。並自請議處。軍中有作聯額誚李曰。士不忘喪其元。公胡爲改其度。額曰。道旁苦李。然李雖不長於軍事。固長於文章也。觀其所選小題正鵠。及所撰先正事略。非績學者烏能之。不利狀元。

前清一代狀元之最不利者。莫過於龍汝言矣。始也革職永不敘用。繼也特賞內閣中書以終。然其先遭際之奇。眷顧之渥。可指日望枚卜也。初龍未第時。館某都統家。適逢仁宗萬壽。都統倩龍作祝詞備小貢。每萬壽及令節。凡一二品大臣及內廷翰林皆有小

貢、皆詩詞序頌之類、繕小冊以進、龍乃集康熙乾隆兩朝御製詩百韻以進。上不過藉此以聯上下之情而已。大喜。召見某都統獎之。都統不敢隱。以龍名對。仁宗曰。南方士子往往不屑讀先皇詩。今此人熟讀如此。具見其愛君之誠。立賞舉人。一體會試。次年春闈下第。總裁覆命。召見時。大受申斥。謂今科闈墨不佳。及出密詢近侍。太監曰。今科闈墨甚佳。何以不愜上意。近侍曰。因龍汝言落第。不便明言耳。於是朝臣咸識之。次科。卽嘉慶十九年甲戌。主司入場。卽將龍取中。上見題名錄。大喜。及殿試。卽以一甲一名擬進。上私拆彌封視之。乃無言。仍封之。臚唱日。上喜曰。朕所賞果不謬也。甫釋褐。卽派南書房行走。實錄館纂修等差。賞賚稠疊。舉朝羨之。龍妻素悍。龍幼孤而貧。賴妻父羽翼之。故懼內。一日。與妻反目。避居友家。數日不歸。適館吏送高宗實錄請校。妻龍受而置之。越日吏來取。妻與之。龍始終不知也。忽一日革職之旨下。大駭。始知高宗純皇帝純字。館吏誤書作絕。龍雖未寓。

目而恭校黃籤。則龍名也。仁宗見之大驚。惋惜良久。乃下旨曰。龍汝言精神不周。辦事疏忽。著革職永不叙用。猶不忍宣其罪狀。亦不交部議。雖甚愛之。無如書生命薄而已。逮仁宗升遐。龍以內廷舊員。兼受大行非常知遇。例准哭臨。哀痛逾常。宣宗聞之。謂其有良心。特賞內閣中書。道光戊戌科。猶得會試同考官一次。未幾卒。龍安徽人也。



—

